

东方奇梦

邢凤藻 \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邢凤藻 \ 著

东方奇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奇梦/邢凤藻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 7-5306-3897-1

I. 东… II. 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786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背景文字 / 001

- 海外归来 大侦探先遭棒喝 / 030
警察署里 杨以德劝世人俗 / 033
东方诊所 山田君突然来访 / 036
起士林内 英乔治密传凶信 / 039
东方奇梦 拒安危驱车救人 / 042
娘娘宫里 老太太感恩赠珠 / 045
上元节夜 天津城火光四起 / 048
估衣街内 宋则久巧御强人 / 051
东马路上 贤东方无故遭劫 / 054
南门脸前 杨以德大开杀戒 / 057
法场归来 山田君慧识“龙飞” / 060
各界人士 齐声唤救救乡亲 / 063
钢镖飞闪 正义人自有正义助 / 066
老泪横流 徐鹤龄闯衙喊冤枉 / 069
凶手狠毒 恐吓信飞进衙门 / 072

侦探心实	应聘登徐家门楼 / 075
初探案情	徐府里乱作一团 / 078
再探案情	徐老管无端招疑 / 081
三探案情	二姨太虽死如生 / 084
四探案情	石士贤疑神疑鬼 / 087
夜深人静	徐老叙二老身世 / 090
深庭阔院	婆子们大叫闹鬼 / 093
装鬼成鬼	于小凤立毙枪下 / 096
说东骂西	徐夫人乱点凶手 / 099
乱乱糟糟	慧博士巧辨真与伪 / 102
清清楚楚	精侦探一语试三心 / 105
风波又起	“鸡屁股”哭闹收尸 / 108
案情见明	徐夫人掩假露真 / 111
小子庄上	沙道士说凶凶又来 / 114
矮屋檐下	于池子神慌心更痛 / 117
东方奇梦	指明路于池子逃生 / 120
徐老大人	设暗计大办丧事 / 123
入土为安	石氏喜虽喜不安 / 126
想进又退	厅长怕又怕还惊 / 129
一敲凶手	杨以德手腕真假难辨 / 132
两番瞪眼	石士贤心里实而又虚 / 135
细查细找	头发丝上现致命因由 / 138
粗声粗气	大洋钱里埋杀生案情 / 141
起诉撤诉	官府弄权难说正义之人 / 144
去又回来	神探验尸轻取屈死证据 / 147
又生二计	再起诉三姨太屈打成招 / 150

再进衙门	三番问杨以德硬嘴硬舌 / 153
梆梆梆梆	硬证据打扁铁嘴钢牙 / 156
吓吓吓吓	软女子错骂锦心绣口 / 159
死去活来	三姨太死心变活说腊梅 / 162
好事坏讲	杨以德好心又坏砸结巴 / 165
腊梅缄口	任打任骂只求替主子申冤 / 168
黑衣无言	紧跟紧随唯盼抢腊梅脱险 / 171
黑牌红牌	卖腊梅进东洋妓馆 / 174
乔治麦琪	为东方找英国使馆 / 177
静静思虑	猛抬头巧遇卖花姑娘 / 180
急急应付	忽来电偏雇英国保姆 / 183
中国地上	乔治夫妻里里外外帮忙 / 186
日租界里	山田一人上上下下奔跑 / 189
秋山街上	东方急慌慌去找山田 / 192
山田家中	朋友隐秘密计取腊梅 / 195
醉醉醺醺	山田撒金骗大水浪速 / 198
急急忙忙	腊梅舍命任风吹浪打 / 201
隔墙有耳	玛格丽特自有腹中事 / 204
神出鬼没	巡防营长难解心中忧 / 207
双枪对峙	奇女子着旗袍了结奇案 / 210
二女各心	怪姑娘隐真情令人奇怪 / 213
保姆多情	欲寻根偏偏遭训斥 / 216
腊梅实心	吐真言终于遇知心 / 219
痛快女子	说出话痛痛快快 / 222
隐秘侠客	办出事来去无踪 / 225
欲脱俗凡	四姨太难断人间情话 / 228

想结鸳鸯	假保姆决心以假变真 / 231
御赐宝砚	托在手似感冤魂诉 / 234
鬼市寻踪	抓机会更觉屈情明 / 237
篱笆院内	王三锅子死而不冤 / 240
东门脸前	白巾青年来而又往 / 243
不义之财	黑心厅长都笑纳 / 246
确凿证据	正直侦探全托出 / 249
欲放又杀	杨以德一心砍杀三姨太 / 252
想活又死	三姨太破口大骂杨以德 / 255
坐等人头	石士贤无心遭暗算 / 258
立马横枪	杨以德有意放逃生 / 261
人欢马跳	徐鹤龄得凶犯反觉天塌 / 264
狗急跳墙	徐奶奶放大火更添罪孽 / 267
龙飞凤舞	还玉球更显知恩报恩 / 270

后 记 / 274

[背景文字]

这天，是1912年(壬子年)阴历正月十四，天津娘娘宫里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。虽说刚刚是民国元年，袁世凯刚刚逼迫隆裕太后在溥仪退位的诏书上签了字，人们脑袋后面拖着的大辫子还是满街甩，但这位客人却打扮不俗。只见他高挑个儿，细身板儿，二三十岁，留着中分的分头，身着灰色的西装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皮鞋，头戴礼帽，身披大氅，白皙面皮，透着一脸书卷气。娘娘宫里当值的道人崔修杰见此人不同一般，便迎了上去。

“无量福！施主，请！”

“承让承让。”来人谦让着。

崔道人将来人让到西配殿的官厅之中。请茶、让座之后，说道：

“先生面生得很，不知道尊姓大名，在哪里发财！照顾不周，请多原谅！”

“不用客气！不用客气！哈……”来人谦恭地说：“天后宫名扬四海，尽人皆知。我此次由北京南下，经由此地，正值佳节，为母亲祈福，特来拜谒，观瞻盛况。道长也不必问我的来历，就叫我‘南行客’就是了！”

“南先生客气！您此来，正是吉人逢佳期，一年中敝宫香火不绝，但最盛期当属这正月十五了。今天十四，明天是正日子，然今日却比明日更不同，不说一般老百姓都赶在节前先给娘娘烧香上供，就是财主家的香火也都是提前一天先送来。更有那些姑娘们，身披大红缎子大氅，在爷们儿的陪同下，三五成群，来敝宫还愿。南先生想必进来时已经看到了！”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南行客从雕花格窗向院里望着，只听诵经声不绝于耳，香烟缭绕中穿梭往来着老爷、少爷，其间更显眼的是夹杂着身披红缎子大氅的姑娘们。他一边端起茶来抿，一边说道：“贵庙果然不同于京都寺院，看来我此番是来对了！”说话间，

从大衣的内袋中掏出银票四张，递与崔道人说道：“这是一百两银子，权作香资，请道长不吝赐教，我要为老母祈福，也是为贵庙求安！”

崔修杰见了银票，口里念着：“无量寿佛！”眼睛只盯着那四张银票。只见是“兴隆银号”两张，“万兴银楼”两张，各五十两。他高兴得连忙站起，揣起银票，脚已迈向当院，先行带路了。

说话间，崔道士喊了声：“袁三儿！”随着声音跑来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孩儿，问道：“舅舅叫我？”

“对！”崔修杰说道，“南先生是北京来的客人，你跟随我陪南爷到各大小殿转转，该上香的上香，该添油的添油，不可怠慢！”

“是，舅舅！”

这个袁三儿你道是谁？他本名袁文会，因家道中落，从小受苦。为了生活，就在其舅——天后宫道士隋省曾的介绍下，从十二岁起到天后宫里打杂，混一小份儿香火钱。袁文会伶俐乖巧，嘴又甜，腿儿又勤，又管这里的道士都口口声声叫“舅舅”，所以，不论谁当值，都愿意把他喊来帮忙。崔修杰是大家公认管事的，袁三儿也就更加殷勤。

这位神秘的南行客，站在院中，只见青砖石座的殿堂，雕梁画栋，规模宏大，不由得叹道：“真好啊！千万不要损坏呀！”

“南爷！”崔修杰不明白南行客说话的含意，便顺口解释道：“要说这几年闹民国闹的顾不及了，前些年老佛爷在时，有时还送些礼物到这里。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”此刻南行客一回头问道：“听说前不久北京有些地方发生兵变，保定也是，开了枪，打死了人，殃及不少庙宇，不知崔道长听说了没有？”

“听说了，要不人心惶惶呢！不过，天津这地方保险，一是租界多，有外国兵；二是杨以德杨厅长手下的警察和保安团都是维持治安的，您看，明天是十五了，一片升平！一片升平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南行客见崔修杰愚钝不开，便说道：“娘娘保佑！娘

娘保佑！”

“好！您请，请！咱先从正殿行礼吧！”

正殿坐西朝东，正座为天后，北有眼光娘娘，南有子孙娘娘，自西向东还有引母娘娘、乳母娘娘、百子娘娘、马公、挑水哥哥，另外还供奉有南海观音、曹公桌前还加供了王三奶奶。南行客一一拜谒后，袁三儿都帮助他上香、添油，然后转到大殿后身。大殿后身为凤尾殿，北面供乳食仙官、救急施药仙官、散行天花仙女、挠司大人；南面供奉散行痘疹童子、随胎送生变化、逐姓催生郎君、送生哥哥、白老太太。在这里顶礼膜拜之后，崔修杰引南行客来到后楼。后楼清静了许多。道人介绍道：

“这楼上供奉着泰山娘娘，楼下这五间房专门供奉出皇会时五位娘娘的木雕像，这后面是启圣殿，供奉的圣公圣母，也就是天妃的父母亲！”

“真是名不虚传，我在日本期间，也拜谒过中国式的妈祖庙。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上，都远远比不上我们这座娘娘宫啊！”

“是啊！他们租界的外国人，也是这么说的！”崔道人搭讪着。“天津卫的娘娘宫，怕是最正宗了。”

说着，他们来到了中殿。

中殿供奉着王灵官，北面、南面相对供奉着加恶、加善、千里眼、顺风耳。此四神即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

南行客观瞻了中殿一边啧啧赞叹，一边分别拜谒了灶君、关帝、马公、河伯、财神各配殿，随即跟随崔道人和袁三儿来到了山门北面的过街楼。这过街楼也称张仙阁，供奉着南海大士、送子张仙大帝、送子观音、太上老君、华佗仙师、太阳星君、玉皇高天帝、太阴星君、吕祖大师、大势菩萨、释迦牟尼、黄二大爷仙等等。

待南行客从过街楼上下来，差不多已用去了一个时辰，他客气地说道：

“多谢，让我大开眼界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！真应了那句话，不到娘娘宫来，就不算到过天津卫。亏我还是天津人，多次路

过此地，都是来去匆匆，今日可算如愿以偿了。”

崔修杰听了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南爷您只用了一个时辰，赶了一点儿。这里百八十位神仙的故事，要是想听全、看全、拜全，没有两三天时间怕是来不及呀！”

他们正立在广场边上说着，从官南大街上拐出一行马队。街两旁见是警察巡逻，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来烧香的，都一个个肃然立在道边。十几个人的马队过后，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人，高蹬马鞍，身披大氅，坐骑后跟随着十几名随从，一个个全副武装，他们径直朝过街楼走来。

崔修杰见了连忙迎上去，奉迎地唤道：

“这不是杨爷吗！您这是到哪里发财呀？”

“爷、爷！”说话的是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。“我说崔老道，你说话别损人！你不看看这是嘛日子，发财？发个屁！上边有指示，让大伙都过好节！让我们维持好治安！哪能跟你们比，嘴里一咕啖钱就来啦！”

“那您辛苦啦！辛苦啦！到庙里喝碗茶，新买的正兴德的高末儿！”

“不啦！不啦！我这儿还得马不停蹄。一方父母官，就得保一方百姓平安嘛！”

说话间，袁三儿在旁边三两步走到杨以德的马头前，扶住了缰绳，恭恭敬敬地打了一恭：“杨爷好！”

杨以德没注意，刹那间眼前出现一个童子，用眼一打量，见他眉清目秀，便觉此童不凡。问道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嗨！这就是我们这里隋省曾的外甥袁文会袁三儿，在殿里帮忙的！”

“噢！听说过！听说过！”

这时，袁文会拉着缰绳说道：“杨爷，早就想孝敬您！今儿个赶上了，这庙会人太多，您看东挤西挤的，这么着，我路熟，我给

您牵着马，把您送出官北大街如何？省得让您受累！”

“哈……好个孝顺的孩子！好！就让你费心了。”

说着，袁三儿牵着杨以德的马，慢慢在天后宫门前转了一大圈，消失在官北大街的人群里。

不久，袁文会就到侦缉队当了小跑，十六岁以后再没到天后宫来。成人后加入青帮。1926年褚玉璞进天津，袁文会在军警督察处长厉大森手下当了侦缉队员，成了厉的大红人，从此发迹。发迹后他短不了到娘娘官烧香，此是后话。

崔修杰见袁文会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干出如此巴结人的事情，心里暗道：“此童非一般顽童，当多小心点儿！”

崔修杰正暗自思量刚刚发生的一幕，南行客的洋马车望见主人出来，早赶到眼前。

“怎么？南爷这就赶路，不再休息片刻！”

“有劳道长，今后抽闲，当后会有期！”

“带福还家，恕不远送！”

南行客上了马车，突然，想起什么事似的，扒着车窗说道：“你那手里的银票当速取！且莫迟延！”

“善哉！善哉！您放心，马上就办！”

说话间，南行客马车穿过人群，奔向东马路。

送走南行客，崔修杰心里有一股异样的滋味。对“银票当速取”的提醒，可以理解是对寺庙的关照，也可以理解成“那是我给你的钱，要记住！”再回想一下他说话时那种捉摸不透的笑容，更对这位“南爷”增加了几分神秘感。可是，由于眼下的事儿太多，忙活不过来，也就没再多想，心说，关照一下官里的事情，赶快取来就是了。

因为“香烛社”的十几位施主，在这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天，捐了三棚音乐经，所以他立即得找陈省铭道士赶快安排。他拨开行人，赶进天后宫，在各大殿喊了半天，也没找到。后来，还是一个小道士告诉他，陈师傅留下话，如果有人找，就说到“华美

照相馆”去接张修华了。听这一提醒，他这才想起这也是他向张修华母亲应承的事，自己也该去看看。

这张修华，是天后宫道士张成卿之子。六岁进私塾，八岁时八国联军进了天津，此时，其父已去世，靠母亲缝穷无法生活，在张成均和崔修杰的帮助下，来到天后宫当了道士，继承了父业。可是他不学好，干了没几年便到社会上混去了。不久，学会了抽大烟。待其母找到他时，已是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。其母大喊：“你要是不戒了大烟，你要是不回到娘娘宫好好干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就上吊！”其母的这一番话果然管用，在弟兄陈省铭、崔修杰的劝说下，这才戒了烟，答应回娘娘宫。此时，过正月十五，庙里正是忙季，商量着今几个就从他临时居住的华美照相馆，把他搬到庙里来。

想到这里，崔修杰把庙里当值的安排好，又嘱咐小心香火，便揣了银票，先到宫南大街的华美照相馆来。陈省铭果然在这里，他急切说道：

“省铭，快带着修华回庙吧！实在太忙！”

“这就走！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！”

“修华你回来太好了，正好有三棚经，今天晚上是隆茂洋行买办陈荫堂和平和洋行邢辅庭捐的；明天十五是天祥市场东家张浙州和李元魁捐的；十六晚上是元泰银号和宝华金店经理王绍三捐的，都是音乐经。带便口，都是大饭庄送来的八大碗！你算赶上了！”

“我出来时，看到你接待一位先生，他是……”陈省铭问。

“嗨！别提了，这位‘南’先生，不愿说出姓名，说自己叫‘南行客’，我估计是瞎编的，挺神秘，不过，他说为了他老娘，对娘娘心诚，捐了一百两的香火，这不，我得抓紧去兑回来。一家是兴隆银号五十两，一家是万兴银楼五十两。”

“万兴银楼在北大关呢！”陈省铭说。

“是啊！这不我先去东马路兴隆银号取这五十两，忙不过来，

明天再去取那份儿去！”

“好！好！你快去吧，我这就回去安排！”

陈省铭说着，拉着张修华直奔娘娘宫来。崔修杰拨开人群，直奔东马路而去。

天津人最讲过节，尤其是春节、正月十五、八月十五这三大节日，简直是豁着命的花钱。这不，春节刚过，正月十五又到了。官南、官北大街上，不仅卖香、蜡、纸、镲的没减少，又添了满街的灯笼。灯节儿嘛，谁家不图个吉利？有“出水芙蓉”灯，“年年有余”灯；“一佛出世”灯，“二圣还朝”灯，“三羊开泰”灯，“五神临门”灯，“六六大顺”灯，“八仙过海”灯，再加上各种花卉谜灯，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的众多人物灯，简直是目不暇接。再加上各大门脸儿前，都重新挂上官灯彩条，沿官南、官北、东马路、东门里，只要能看到的地方，简直成了灯的世界。只待天一擦黑儿，将把整个城里、城外，照个通明。

崔修杰此刻的心情特别好，从春节到如今不仅庙里香火不断，收入更是不断增加。今天不但有香烛社的人捐的几棚经，神秘的南行客还捐了一百两银子，仅这个正月节儿，就得增加四五百两银子的进项，这不但可以提高庙里道士们的收入，更可以积累些钱，开春对整个庙宇进行一下粉刷、修缮。他心里琢磨着，眼前却抛不开“南爷”离去时那摸不透的神秘笑容。突然，他想起“南爷”提起保定、北京发生兵变的事，心里一激灵，暗道：“不管怎么着，先得把银子兑到手！最晚明天去北大关万兴银楼！”

他边想边走，已来到东门脸儿。他极目南望，见东南城角与日租界接址的一座卡子口上，悬挂起了日本太阳旗，再向东门里大街远望，不远处的比利时人开设的天津电话局的楼顶，也挂起了日本的太阳旗。他心里暗笑，心说，这些外国人也跟着凑热闹，中国人过元宵节，有你们什么事？心里想着，脚已迈进了东马路上不远处的“兴隆银号”的大门。

“辛苦！辛苦！”

他进门见银号里伙计们正里里外外忙活着，先打了声招呼，银号的张经理跟崔修杰挺熟，无话不说，见了面自然嘴就闲不住。

“哟，大过节价，崔师傅怎么有空光临小店？”

“你别这么酸啦！”崔修杰取笑道，“不找你要银子我才不上你这儿来呢！还在家吃八大碗儿呢！快给我兑了，好走！”

经理接过银票一看，愣了一下，把他拽到一边，正经八百地低声说：“老弟，真不巧，东家这不是下令了，停业三天盘点，你看，这不正收拾吗！”

“这大过节价，你们盘什么点哪，不正是赚钱的好机会吗！”崔修杰说。

“说的是！”张经理接着说，“咱也不明白就理儿，买卖是人家的，说是下午前必须关张，把货一律运到法租界他们家盘点！全员放假过节！也好，我也可以歇歇！”

“这可真是！……”崔修杰说着指着自己的银票说道：“我这个您就先给兑了吧！”

“不是不给您兑，已经拉走一车了，店里剩不下几两啦！这么着吧，我给您凑凑，能兑多少就先给您多少，其余过了节再说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成！成！”崔修杰只好答应。

凑了半天，张经理只能给崔道士凑二十五两。

“得！实在对不住了，只有二十五两，一张票的！有吗事过了节见吧！”

“这年头儿，我怎么觉得怪呢！”

“有嘛怪的？”

“您瞧！大过节价，银号歇班儿，取不了钱，你这就是头一怪！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有哇！中国人过正月十五，日本人挂国旗！你说不怪？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有哇！我进门时刚看见，城里比利时人开的电话局，房顶上挂的是日本人的太阳旗！你说不怪？”

“告诉你吧，还有更怪的呢！你知道住在奥租界粮店街的冯孝绰家吗？”

“知道哇！这么阔的主儿，谁不认得他？”

“是啊！我听他的家人说，今儿个一大早，他在租界的家一下来了二三十口子城里的亲戚，箱笼包袱四五十个，大过节价，说是上他们家避难！”

“避难？！避什么难？”

“咱哪里知道！还有，旁边儿德春恒估衣店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哇！”

“东家和我们老板得了同一种病，一大早叫伙计把货都运到日租界家里盘点、存放。说是怕过节生虫子！”

“这是什么节气，生什么虫子，明明瞎说！”

“是啊！我总觉得不对劲！怕是要出什么事。”张经理说。“这不，让他们快干，快回家！”

“出事？！”崔修杰说着摇了摇头。“事儿我看出不了什么，方才我还看见杨梆子巡逻呢！都是让保定和北京的兵变闹的！”

“你说，咱也不明白。民国也成立了，袁世凯也要当大总统了，你说，他手下的兵还闹个什么劲儿？”

“这个，咱出家人就不懂了。”

崔修杰嘴里这么说着，听了张经理的话，再加上只取了二十五两，心里也不由得发慌，连忙揣了银子和未取成的银票告辞，直奔娘娘官来。心说，北大关的那五十两怕是不能等明天了，回去马上派人兑回来。想着加快了脚步。

崔修杰进到娘娘官来，还没等把兑回的银子收好、入账，在庙里等他的魏小辫一步跨进了门，喊道：“我说，崔老道，你小子跑哪儿去啦！我等你等了快一个时辰了！”

“哎哟，魏爷，多日不见……”

“行了，”因为他们之间很熟，所以说出话来毫不客气，“崔老道，快，快帮我求个签！我就信你！”

“是祈福啊，还是求财呀！”崔修杰问。

“你不是说我天生福大、命大、造化大嘛，还用祈福？当然是求财啦！”魏小辫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你财还发的不大？整个天津卫的红白喜事都快让你包下了，还求财？”

“嗨！谁还嫌钱多！快，帮帮忙，求个签，我带来了大饼、酱牛肉，一会儿咱哥儿俩一块儿啃了它！”

魏小辫，原名魏子文，是开杠房的，因为头发少，辫子小，大家都这么叫他。这些年，他可没少赚死人的钱。也别说，他有了生意，当然少不了要念经。在天津卫无论是音乐经还是禅经，数天后宫的老道念得好，吹打得好。所以，要念经时魏小辫就来找崔修杰。只是，近来崔修杰听说，姓魏的又从外地请来了一帮倚老道念经，还商量着要扩大买卖，办个名叫“大事全”的杠房，包办天津卫的红白喜事，心里着实不满，所以，今几个对姓魏的冷了几分。可是，姓魏的却不知情，一个劲儿缠着崔修杰，非让他帮着求个签。崔修杰没法儿，驳不开面子，于是，只好答应并带他来到正殿娘娘面前，心里暗道：“我今几个非玩儿你一家伙不行！”

求签和问卜一样，都是庙里的生财之道。娘娘桌前，备有签筒，筒里放了许多竹签。上边写着头号，有上上、上中、中平、中下、下下等等。摇出签来，再查票签上印的批语，便知祸福了。

崔修杰为逼着魏小辫说出要发什么财，便在他上香之后，口念箴言，摇动签筒，半天，用手指一弹，耍了个手彩儿，一根竹签便跳落地上。

魏小辫连忙捡起，一看却是下下签，再去查签票，只见上写：“来意不诚，罚油三斤。”魏小辫特别信奉娘娘面前的签，尤其信奉崔修杰摇的签，觉得他道行深。所以，二话没说，连连道：“认